

文娛演唱集



貨郎相衆

36.41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文娛演唱集

賀 郎 相 齊

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號)

陝西省新华書店發行 乾縣印刷廠印刷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1.5 字數 30,000

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2,000

統一書號: 16004·486 定價: 0.15元

目 录

- 刘拴回头（陕北道情剧）……曹京平 曹伯植（1）
货郎相亲（秧歌剧）…周延新 曹伯植 马槐南（18）
上彩礼（眉户剧）……………白随启（33）

刘 拴 回 头

(陕北道情剧)

曹京平 曹伯植

时 间 一九八二年秋。

地 点 陕北某农村。

人 物 刘拴一男，三十五岁，社员。

刘妻一女，三十二岁，农村妇女。

彩珍一女，二十四岁，刘拴兄弟未婚妻。

〔二道幕前，刘拴背缝纫机头、挂收音机、黑皮包、糕点盒，在音乐声中喜气洋洋地上。

刘 拴 (唱) 我刘拴今天好喜欢，
走路象乘着顺风船。
责任制给咱把路铺宽，
今后刘拴耍手段。
不学手艺也不做官，
一辈子能吃轻松饭。
驴市上串一串，
猪市上转一转。
毛巾下边手一翻，
百二八十往腰里钻。
昨天捎带的把明宝按，
挣这台缝纫机就没费难。

前几年，
公家常把我批判，
婆姨也嘟嘟囔囔讨人嫌。
以前的时世要颠倒转，
再不用把婆姨长脸看。
今天来它个拦门站，
让她看看我这男子汉。

自从落实了责任制，把我那个活不下的婆姨能的，一天价忙前忙后。嘴上说富哩！富哩！可人要出来捣打两个钱，你看她噢——你那是歪门邪道！不是正路。一棍子两棒槌的常指教人哩！哼！我管它什么歪门邪道还是邪道歪门，钱能到手就是好门道。光靠她那一天东山日头背到西山，能闹几毛毛钱么？翻不开个多少还惹利害。今儿回喀咱看谁厉害。

哎嗨，你要看我刘拴平时穿的烂，走的慢，腰里票票常不断。今儿这台缝纫机再背回喀，我兄弟二拴的婆姨就保险啦。咳咳，这真是羊吃青草驴撒欢，人有银钱把劲添。今儿我刘拴不知怎么啦，还没觉着走哩，就到这崴里上来啦！（下）

〔二幕启：刘家院内，台右侧有两孔窑洞，左侧院墙上爬满南瓜蔓、豆角蔓，可见果实累累，花朵仍然鲜艳。台中有石桌石凳，远处可见一片丰收景象。〕

〔刘妻腰系围裙上。〕

刘 妻 （唱）天上的彩虹地下的花，

尔格的政策人人夸，
逢人就拉致富的话，
睡梦里乐得笑哈哈。

我家里，

不愁吃、不愁穿，
再不愁油盐买不回家。
我前山里种糜谷，
后山里撒芝麻，
崴地务了些甜小瓜，
畔畔上吊满了八棱瓜。
良种兔、细毛羊，
来杭母鸡北京鸭。
抽空上山把酸枣打，
赶集捎带卖糖麻花。
一天忙的不着家，
越跑浑身劲越大。
只要这政策再没变化，
我就不信不得发。

我说这责任制呀，实在是美扎啦！不说别的，就说我那老二，以前，一满问不下个婆姨，如今也对上相了……可我那死男人只怕人家变卦，把结婚的日子又提前了一下。明日新媳妇就要过门哩，可尔格还不见那死人回来。这号挨刀鬼真能把人气死，今儿买驴哩，明儿换猪哩，今儿挣三十，明儿又赔五十。听有些人说，这一向还学着赌博哩！这真是学坏容易学好难。昨天，他又出去说要给老二家买一

台缝纫机，今天还不见他个人影子，该不会把我那二百块钱糟踏了吧？唉，这死人尽爱走些歪门邪道，我看他是不见黄河心不甘。

〔后院鸡、鸭、猪乱叫。

来了，来了，人越忙，你们也越凑红火。

〔刘妻下喂猪，刘拴上。

刘 拴 噢——娃他妈，娃他妈！

刘 妻 哎——

刘 拴 你快来！

刘 妻 我那死人呀，你咋才回来啦？

刘 拴 少格嚷，累死人啦！

刘 妻 哟！今儿咋做下赢人的事啦？（接缝纫机观看）

哎，死人呀，这机子怎是旧的？

刘 拴 新着哩。

刘 妻 那我看好象人家用过，还掉了一块皮！

刘 拴 是用用过，人家说才用了半年，可东西是好东西，

正经货。你没看是标准牌的，还带虎头着哩。

刘 妻 买的私人的？

刘 拴 咳，你咋不精明。这些东西尔格是紧张货，买公家的，你没“码杖”，我没面子，能买来哩？

〔刘妻将缝纫机放石桌上，刘拴将其它东西放下。

刘 拴 饭熟啦没？

刘 妻 熟啦，熟啦，早就熟啦！快回家里吃走。

刘 拴 这外边正凉快，你给我端出来。

刘 妻 架子不小。（进屋端饭，刘拴暗笑）

刘 拴 今儿倒叫我把她要玩的顺溜溜的，看来还是钱厉

害。人么，谁看见钱眼都是个热的。

刘 妻 （端饭出）给，快吃。（刘拴接碗吃饭，刘妻看石桌上的东西）哟，还买的个收音机？

刘 拴 哎，就是么，缝纫机给老二家，收音机放在咱家里。叫他们亲戚朋友来了也看看咱尔格的刘拴。嗯，以后还要买哩！先买个缝纫机，要方脑的；还要买车子，买手表，买录音机，嗯，还买电视机。反正，他们干部家有的咱也要有，咱也买……

刘 妻 看看看，又张开啦，吹的没边没沿的。真是猴儿担两只烂破鞋，一辈子发不了大财！

刘 拴 啊呀！看把你能的！你能行，你能发了大财哩！你噢——今儿也要富哩，明儿也要冒尖哩！就靠你在土疙瘩林里刨挖，到哪一朝代才能富起来哩？哼！

刘 妻 你快，我看你快的靠不住，今儿挣啦，明儿赔啦，说不定多会儿连我这老本也要赔里咯。

刘 拴 哈哈，真是妇道人家。你怕啥？这东西都亮格崭崭地摆在这达，你还不相信？

刘 妻 噢，对。我刚才正想问你哩，你走时只拿了二百块钱，怎买回来这么多东西？

刘 拴 嘿嘿，东西多了还不好？你不是常喊着要富哩嘛，这富还不就是粮多，钱多，东西多嘛！

刘 妻 我怕你这些东西不是正路上来的，怕是些……

刘 拴 歪——门——邪——道！对么？我早就听够了。哼，我一不偷，二不抢，来的光明正大。放你那七十二条心！

刘 妻 那你说这些东西到底是咋来的？

刘 拴 咳，娃他妈，你听：

（唱）世上咧钱多的怕怕，
就看是谁的办法大。
有运气，
我拿一颗麻子能走遍天下，
没福气，
你就是拿上金砖也只能顶个土疙瘩。
叫一声，娃他妈，
跟上我刘拴没大差。
眼要活，心要灵，
见了钱你就往回抓。
你到那世面上看一下，
这点东西能算啥？

刘 妻 啊呀！你说了半天，我还没听清，你这么多东西到底是咋来的？

刘 拴 你这婆姨太麻麻缠缠，管它怎来的，走，拿上回！

刘 妻 不行，你说不清，不能往回拿。

刘 拴 啊呀，东西还扎手哩？

刘 妻 如果来路不明，我还怕扎心哩！

刘 拴 哟，看人家咧思想好的。咋没当上个干部？

刘 妻 我们就是祖祖辈辈当庄稼人，也要当得干梆硬正。

刘 拴 算啦，算啦，人一天价困的要死哩，看你麻烦不麻烦，让开，叫我回咯。

刘 妻 回不成。

刘 拴 （生气地举起手）你给我让开！

刘 妻 你想咋？少来这一套！

刘 拴 （又软下来）哎，算啦，算啦，人常说，狗不和鸡斗，男不和女斗。我堂堂男子汉，和你个女人家斗啥哩？没意思，没意思……

刘 妻 你才真没意思，看你羞不羞，还把你口口声声堂堂男子汉哩。我看你这些东西八成是偷来的！

刘 拴 你，你，你胡说！

（唱）你胡说，你不知情，
我刘拴不是那种人，
那头重，那头轻，
事该怎做我精明。

刘 妻 （唱）今儿的事情说不清，
要想罢休弄不成。
要是东西来路不明，
不要再想进我的门。

刘 拴 （唱）你这婆姨不象话，
真格象个母夜叉，
你厉害我不怕，
咱看谁的神通大！

刘 妻 （唱）你愿发家我高兴，
歪门邪道走不通。

刘 拴 （唱）正门歪门我不懂，
弄到票子就是好门门。

刘 妻 （唱）路走不对要犯法，
操心公家把你抓。

刘 拴 （唱）新政策你一满解不下，
不扣帽子不揪尾巴。

刘 妻 （唱）天地良心要记下，
不义之财不能花。

刘 拴 （唱）只要咱元宝垒疙瘩，
旁人穷了有公家。

刘 妻 呸！我把你这个瞎货，快把你这些臭东西拿上往
远里爬。（将皮包甩在地上）

刘 拴 （思索片刻）哼！爬就爬，我还不
敢爬？爬到城里饭馆馆里过拽烂袄袖子的光景去，尔格的刘拴可
不同前几年了！（拾起东西假装要走）

刘 妻 （旁白）叫我再探探他的虚实，今儿这钱肯定有
问题。（想出主意）哎，你回来！

刘 拴 咋，你不是叫我爬远哩嘛？

刘 妻 二拴的事有了麻达啦！

刘 拴 啊？！

刘 妻 前晌媒人捎来话说，人家今儿要一百块钱，如果
钱拿不来，就拉倒！

刘 拴 就光为了钱？

刘 妻 就是么，有钱明儿就办，没钱今儿就散。

刘 拴 那好说，咱有的是钱。（掏钱）你看，这一百块钱
还硬格铮铮在这装着哩。

刘 妻 啊！看看看，我说你偷人啦，你还不承认。这钱是
哪里来的？你说！

刘 拴 唉，娃他妈，你听我说——
（唱）昨天我去把集赶，
路过走到石狗湾，
看见围了人一堆，

正在抢着把明宝按。
我越看越觉心里馋，
紧紧捏着一把钱。
瞅机会，下决心，
豁出命我按下五十元。
心儿跳，打牙关，
一身一身出冷汗。
宝盒一揭我哈哈笑呀，
嘿嘿！红口，红口，红口口对准我刘拴。
众人夸我不简单，
出宝人成了软瘫痪。
他好象那饿鸡把米鹩，
说他连输几宝没现钱。
我要上前剥他的皮，
他说给我把缝纫机搬。
这小子果然不失言，
今早把缝纫机放面前。
我高高兴兴在城里串，
又买了这零碎一大滩。
喝了四两高粱酒，
浑身轻巧回家转。

刘 妻 好啊，我把你个赌东西，你真的赌博啦？

刘 拴 我……我这……

刘 妻 我早就听人家说你赌博啦！我还一阵价相信，一阵价不相信，今儿你竟做下这号事！

刘 拴 以前哪里是赌博哩？才几根价烟，几个价糖。

刘 妻 就这几个烟，几个糖？嗯？

刘 拴 有时也是几盒烟、几毛钱，顶多也不过块二八毛的。我也赢，可我也输，又不是常赢，那都是耍哩。

刘 妻 哼！你还常口口声声怕二拴的亲事烂包了。要是人家知道你是个赌博鬼，这亲事非烂包不可！

刘 拴 哎，对！你快别说啦，叫我快把钱送给人家，操心人家退亲来了。

刘 妻 你先说你赌博了几回？

刘 拴 你先叫我把钱送了再说。

刘 妻 （旁白） 我非逼他不行。（刘拴欲走，刘妻拉住） 你

刘 拴 我非走不行。

放开！

刘 妻 不行！

刘 拴 啊！你……

刘 妻 你还咋！（将刘拴推倒在地）

〔彩珍上。〕

彩 珍 大嫂！

刘 拴 唉，人家来啦！（慌忙站起）

刘 妻 彩珍，你来啦？

彩 珍 哎。

刘 妻 快坐，来，快坐。

刘 拴 （忙吹石凳上的土）快坐，快坐。

刘 妻 彩珍，你坐，我给你端水咯。（进窑）

刘 拴 彩珍，就这点事还要你亲自来？

彩 珍 我不来不行嘛。

刘 拴 咋不行？咱有的是现钱，给，你把这钱拿上，等结

婚以后，你需要啥勤说。

彩 珍 （惊讶地）钱？

刘 拴 对。这是一百块，一个也不少，你数数。

彩 珍 我不要。

刘 拴 拿上。你是个懂事的，拿上。

彩 珍 我不要。

刘 拴 （旁白）唉，给迟啦！

〔刘妻端水上。

刘 妻 彩珍，你喝水。

刘 拴 （低声地）哎——哎——（把钱塞给妻示意给彩珍，刘拴进窑）

刘 妻 彩珍，你们家这阵该也忙开啦吧？

彩 珍 就是么，忙的都烂包啦。

刘 妻 那你来干啥？

彩 珍 我是来给你们说，明天的事办不成了，要推迟。

刘 妻 咋啦？

彩 珍 哎，大嫂！

（唱）我们一家人正忙，

推磨碾米做衣裳。

腰酸脚疼炕上躺，

半夜听见隔壁窑里响。

拉开电灯看，

家里变了样。

缝纫机不见了

一家人着了慌。

缝纫机是全家人血汗挣，

留给彩珍我做嫁妆。

刘 妻 那快追呀，

彩 珍 （唱）哭声惊动了全村人，

打上灯笼到处寻，

天黑地黑无踪影，

只好等到天大明。

我说去报案，

老人要追踪。

大半天回来还是两手空，

因此我才动了身。

刘 妻 那可怎么办呀？

彩 珍 大嫂，我妈让我给你们说一声，我还要赶快回去哩。

刘 妻 彩珍，你先慢走，你们的机子是啥牌的？

彩 珍 带虎头的标准牌。

刘 妻 （旁白）带虎头的标准牌？！该不会和我那死人背回来的缝纫机有啥牵挂吧？彩珍，还有啥特征能认的不？

彩 珍 认的，机头上掉了一块皮。

刘 妻 掉了一块皮？彩珍，你看这缝纫机是不是你们的？

彩 珍 （不解地）这？

刘 妻 哎，你看。

彩 珍 这咋可能哩？

刘 妻 你快看一看。

彩 珍 （看缝纫机）啊呀！就是我们的。大嫂，这缝纫机咋到这儿的？

刘 妻 这是人家大哥在赌博场里挣来的。

彩 珍 啊！我大哥他还赌博哩？

刘 妻 我倒听人家说哩，他硬说没，你看今天 做 下 这号活。

彩 珍 谁是那偷人的？

刘 妻 那肯定是那伙老赌棍偷来的。一伙死不了的害人精，叫我把那死人叫出来问一问。

彩 珍 大嫂，让我先赶紧回咯。

刘 妻 彩珍，你先不要走，趁今天这个机会，咱两个把他美美教训一顿，看他再敢不敢。

彩 珍 呀！我咋能说哩嘛？

刘 妻 不怕。（给彩珍耳语，二人笑）娃他大，快出来，人家彩珍要走哩。

〔刘拴上。

刘 拴 彩珍，你盛着。

刘 妻 （向刘拴）呀，咋价哩？人家要推迟结婚。准备下陪嫁的缝纫机叫贼娃子偷走啦！

刘 拴 啊？！天呀，这些死不了的偷人贼，就想空里抓的发财哩，这都整造到我头上来啦。世上怎还留下这种人，有朝一日叫我把这伙贼娃子捉住……

刘 妻 喂，尔格政策放宽啦，人家那才发的快。

刘 拴 你个糊脑子，政策宽也没说叫偷人。

彩 珍 这号人怕动弹，就想叫人家养活他哩。

刘 拴 对。真是……

刘 妻 对啥哩，你先说咱这事咋办哩？

刘 拴 彩珍，你们的机子啥时候被人偷的？

彩 珍 昨天晚上。

刘 拴 什么牌的？

彩 珍 标准牌带虎头的。

刘 拴 （旁白）啊呀！该不会是我这台吧？还有啥记号没？

彩 珍 才用了半年，一满新着哩，只是机头上掉了一块皮。

刘 拴 啊？！这，天呀！是我把兄弟媳妇的缝纫机背回来啦！这……这让人家晓得了能把人丢死哩！（脱上衣盖住缝纫机）噢，还掉了一块皮？

刘 妻 （故意拿起缝纫机上的上衣）彩珍，咱回。

刘 拴 放着，放着，不要动。

刘 妻 咋啦？

刘 拴 人家正拉话哩，不识一点儿眼色。

彩 珍 反正只要我见了我们的机子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到时候我见到那贼娃子，非要拧着耳朵把他拉到公安局咯不行。

刘 拴 （用身子堵住缝纫机，后又提起机子往后挪）对……拉……拉的咯。

彩 珍 你们盛着，我还要赶快寻机子去哩。

刘 拴 先慢，先慢，咱再商量商量。

刘 妻 死人，你疯啦？操心把机子摔坏了！哎，真的，咱才买的这台缝纫机不是也掉了一块皮？彩珍，你看，你们的机子碰的有这么厉害没？

彩 珍 （看机子）啊！这就是我们的机子！

刘 妻 啊！原来是你偷的？

刘 拴 不……不……不是我偷的？